

空间的 迷误与反思

——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思想研究

黄继刚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后现代空间美学的关键词研究”（15CZW003）成果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批特别资助项目（2014T70714）成果
安徽省优秀青年人才重点基金项目（皖教人[2014]181）阶段性成果

空间的迷误与反思

——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思想研究

黄继刚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的迷误与反思: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思想研究/黄继刚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307-17433-7

I. 空… II. 黄… III. 索雅, E. —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 -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21851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7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433-7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最近，黄继刚博士的学位论文要出版，他特地从安徽赶到济南看我，并让我为之写一个序言。这让我想起这位从遥远的新疆边陲考来的学生，也让我想起这篇论文答辩时的情景。黄继刚是2006年由新疆大学考来的博士生，他曾经给我讲述过艰苦而传奇的边疆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9年他的博士论文《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文化理论研究》在学校匿名送审环节，得到三个皆为“A”的优秀评价；在最后的答辩环节，也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毕业后又经过了6年的时光，黄继刚对论文做了反复的修改补充，直到现在才出版，说明了小黄在学术上的审慎。整体而言，我认为该书的重要特点是选题新颖。众所周知，从20世纪中期开始，国际学术界经历了一个由时间到空间的“空间转向”。这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的体现。如果说现代文化是一种工业文明文化，是一种主体性文化，那么它也是一种时间性文化，以人的活动，以生产为基准，一切都是“过程”，是只见“人”不见“物”，只有“时间”没有“空间”，是一种缺乏生态维度的文化。其结果是生态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人的危机，当然也是“空间的危机”。于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空间转向”。所谓“空间转向”其实就是“生存论转向”，由传统纯思辨的哲学转向人生的哲学，因为人都是生存于空间之中的，空间是人的生存境域，缺乏空间的文化是一种离开人生的文化。

就本书而言，其一，小黄截取索雅的《第三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只是作为一种空间研究的媒介，因为索雅的“空间理论”研究可以说是上接列斐伏尔，下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家。而小黄以此为理论的切入口，较为全面地展开了对于当代西方空间

文化理论的研究。这说明此选题还是比较科学的，由此也给了博士论文较大的论述空间。其二是本书选取索雅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还归源于“第三空间”的“后现代性”。因为，“第一空间”是古典时期的“空间理论”，是一种“实体性的”空间理论。而“第二空间”理论则是一种“想象的”空间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空间理论。“第三空间”则是一种多元的、交融的与共生的空间理论，是新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的空间理论”。其三，该书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政治与文化色彩。因为，一切“后现代”理论最后都走向文化研究，走向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研究，“空间理论”也不例外。正如列斐伏尔所经历的学术路线，他以“社会空间”和“空间生产”为理论入口，实则上是以此来讲清楚空间、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这也恰好是理解当代空间问题的一把钥匙。曾经有一位理论家跟我说到他去过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深感城市建设与文化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感慨颇深。本书的这种对于空间与权力关系的论述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四，该书充分反映了“空间理论”的跨学科性，本书涉及美学、文化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反映了“后现代”美学理论的跨界性，交叉性与边缘性。其五，我想说的是后现代“空间转向”实质上是一种“生态转向”，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向。当代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可以说是给予“空间”以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特别是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之中对于“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家园”与“场所”等重要概念与范畴的提出，包括海德格尔对于“在之中”的论述，完全是在空间视域中的展开，都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也希望小黄在此维度上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热暑之天写了以上的序言仅供小黄参考。

曾繁仁*

2015年7月11日

* 曾繁仁，山东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长期以来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评委，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组组长。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索雅的理论及空间转向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15
一、索雅思想的国外研究情况	16
二、索雅思想的国内研究情况	19
第三节 空间美学研究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26
一、空间美学研究的缘起	26
二、空间美学思想的出场路径：对“时间— 历史的质疑”	30
三、研究的合法性及现实意义	33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35
第一章 空间哲学的思想谱系及其文化语境	36
第一节 社会空间叙述的知识厘清	36
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空间意识	37
二、齐美尔的城市空间体验	39
三、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及其空间美学	43
第二节 文化语境：空间生产和知识隐喻	49
一、列斐伏尔和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	50
二、福柯的空间隐喻：知识、权力和“异托邦”	56
三、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	63
第二章 重申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空间本体”	74
第一节 索雅的重申路径	74

一、解构和重构现代性	74
二、历史决定论批判	79
三、消解地理学学科界限	86
第二节 “空间本体论”	92
一、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92
二、空间、空间性和空间化	98
三、社会—空间辩证法	107
第三章 “第三空间”和美学政治	119
第一节 发现第三空间	120
一、“第三空间”概念考辨	120
二、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到“第三空间”	127
第二节 边缘、文化身份和第三空间	137
一、后殖民背景下的边缘	137
二、真实和想象的文化身份	144
第三节 女性地理和身体政治	152
第四章 空间批评和空间叙事	169
第一节 博尔赫斯的空间启示	169
第二节 文学经验和空间批评	174
第三节 空间叙事和空间诗学	188
第五章 都市空间的文化艺术批评	204
第一节 后大都市的空间建构	208
一、都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	208
二、后大都市的空间话语	214
第二节 消费文化和都市空间	221
第三节 都市空间的审美呈现	231
第四节 都市空间的美学意义	238
第五节 当代城市美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学术面向	254

余论 在当前文化研究语境中看索雅思想意义·····	265
参考文献·····	272
附录（空间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个案研究）·····	287
后记·····	299

绪 论

第一节 索雅的理论及空间转向

爱德华·索雅 (Edward Soja) (国内又译索哈、索佳、苏贾等)^①, 出生于 1941 年 2 月, 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 少年成长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 本科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的亨特学院 (现雷曼学院), 然后又分别在威斯康星大学和锡拉丘兹大学获得地理学硕士和地理学博士学位。之后, 源于对非洲现代性地理课题的兴趣, 他先后在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担任过客座教职, 教授政治地理学, 并在此期间出版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肯尼亚的现代性地理: 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空间分析》和对非洲现代性地域研究的四卷本论著——《非洲经验》。20 世纪 70 年代, 在学界开始对现代意义上的空间进行反思即所谓的“空间转向”的趋势中, 空间突出地成为国家、民族、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交汇的异质性场所, 其理论转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发掘这种异质性空间下的力量较量, 寻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 空间也就成为当代语境下理论实现批判功能的新的平台, 而这一时期索雅的研究兴趣也转向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都市区域问题的研究上来。回到美国后, 他先是在西北大学担任教职, 然后从 1972 年至今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教授地域规划、城市政治经济学

^① 本书根据英汉词典的人名翻译方法, 统一采用索雅的译名, 但是对于具体译著的引用, 仍然沿用原译者的译名。

和规划理论，并两度出任过该校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期间他又在维也纳经济大学、加拿大肯考迪亚大学、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等院校研究或者教授城市规划和都市研究课程。应该说，在他早期丰富的非洲游历教学和其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索雅对城市规划、都市文化、后殖民主义、边缘文化、女权地理、异志地形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富有创见的贡献。他的著作已经被译成葡萄牙文、印度文、韩文、日文、中文、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其研究从后现代美学、文化理论、当代政治等角度阐述了空间的多维属性；触及 20 世纪和 21 世纪思想领域的诸多方面，他的空间理论倡导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并将空间看做各种文化因素的集合，从而将传统景观研究转向对空间的文化研究，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的意义系统和指涉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等。应该说，索雅思想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

空间究竟是什么？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在罗马语（*espace, spazio, espacio*）和英语中，*space* 一词都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 *spatium*，它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距离或间隔，其概念已经渗入了日常生活语言之中，意指一个包容一切的无限维度。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空间就是孕育各门学科的母体，达·芬奇、笛卡儿、莱布尼茨、黑格尔、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皆因对空间有独特的感悟才创立了新学说。早期空间范畴的哲学命题和理论统辖了空间的知识理解，以其哲学命题为参照、依托和动力，空间构成了哲学家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及依靠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但正是因为空间和哲学、物理学、数学、建筑学、地理学之间的传统联姻遮蔽了其自身的独特属性，空间似乎是一种外在于社会的给定的物质背景，社会行动的特征及其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或者利用，这可以说是浸淫社会科学实践已久的现代知识的普遍症状和理论困境。所以，在大部分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著作中，空间并不是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阶级、交换、整合、冲突、信仰、统治、法律等主题相

比，空间似乎不是“社会的”现象，社会学是无需也不应该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纵然有一星半点的对空间的研究，“空间”也是被当作实在的物理实体，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是被动的、自然的事件展开的场所和舞台。

毕达哥拉斯学派将空间（虚空）只是看做数的一种属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空间视为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客观容器；欧几里得的感知空间是人对物体进行定位、测量尺寸和距离的过程；布鲁诺对空间的界定是一个连续的、三维的自然之量，在本质上有着相对于所有物体和一切存在的优先性。牛顿的绝对空间是一个与外界任何事物都无关的绝对静止的参照系；埃利亚学派则否定了空间的物质属性，他们认为按照逻辑的推演，如若存在着物质性的空间，那么空间本身将不得不存在于另外的空间当中，其代表学者芝诺所谓的“飞矢不动”的悖论性命题则较为典型地说明了空间令人困惑的属性。整体上来看，人类对于空间的观念在古希腊乃至中世纪之时，大多还只是停留在经验感受的浅表层面，而真正从总体上探索空间则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思维能力的迅速发达。特别是人的形而上学抽象思辨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对时空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牛顿的机械论绝对空间之后，哲学上的空间范畴渐渐脱离物理学和几何学意义上的观念。从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思维演进的角度讲，空间范畴势必要进行一个层次上的提高与转变，而完成这次提高与转变的则是康德。

康德认为空间只是感性的纯粹直观形式，先天存在于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获得感性的表象。因此，在康德那里，空间成为思维理解世界的透镜，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他写到，空间并非产生于外在的经验，空间不是任何事物的再现，它也不是事物关系的再现，相反，空间以直觉的形式先存在于思想中，因此，所有物体及相互间的关系都会被这种先验结构所决定，所以，唯有从人的立足点才能谈论空间。但是如果我们将空间当作客观实体则会出现二律背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先天的直觉形式，而人的感性能力将通过这种形式把感受到的事

物转换成经验。“空间和时间，他们是纯粹数学的一切知识和判断的基础，这些知识和判断都表现为既是无可置疑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因为数学必然首先在直观里，而纯粹数学必须首先在纯粹直观里建立，也就是构造自己的一切概念。”^①由此，空间的直觉判断成为我们理性认知的前提条件。这其实强调了两方面的意思：空间既不是来自感觉经验世界，又不同于知性思维中的概念、范畴，它是“纯直观”的形式，是认识主体对杂乱无章的对象材料进行加工整合的先天直观形式。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康德空间观念的理论前提仍是基于他对“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划分。他将空间作为直观的形式保留在现象界，存在于主体的认识形式和认识能力之中，进而形成了他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有力证明。

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空间既不是康德所说的先验性结构，也不是一个独立外在于主体的抽象物体。海德格尔在面对时间、空间这对范畴时是从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入手去探究传统形而上学之外的本源之思。他对空间问题的解释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首先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探讨的存在论的空间观，而后期则以其《筑·居·思》、《物》等演讲中所体现的生存论、场所论的空间观为代表，其空间观念更加关注于个体的生活、居住环境。试图在每一个人实际的生存境遇中挖掘“此在”的生存体验，乃至诗意的、本真的、澄明的生存境界。一般而言，居所和栖居之间往往被人直接画上等号，人们普遍地认为盖房子为了居住，有了房子便可以栖居，因此房子作为生活的空间形式便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和工具。但是海德格尔在其名为《筑·居·思》的演讲中严厉批判了这种“空间工具论”的思想：“住宅建筑可以为人们提供宿地，今天的居所甚至可以有良好的布局，便于管理，价格宜人，空气清新，光照充足，但是，居所本身就能担保

^① 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1页。

一种栖居发生吗？”^①海德格尔认为，一些人将空间的改造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它“通过目的一手段的模式把本质性的关联伪装起来了。看起来，我们似乎只有通过筑造才能获得栖居，筑造以栖居为目标。其实，筑造不只是获得栖居的手段和途径，筑造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栖居。我们栖居，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筑造了，我们筑造并且已经筑造了，是因为我们栖居。也即作为栖居者而存在。筑造从不构成空间，既不直接地构成，也不间接地构成”^②。由此可知，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栖居并非来自工程师和建筑者给予人们的房子，而是一种存在本身的显现。因此，空间既不是和主体相对的外在物，也不是主体的内在的经验。其既不能被简单还原于其中任何一种单一的属性，又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任何一种抽象。

事情一旦拒绝了慎思行为，必然就会进入一种神化状态。“空间看来乃是某种很强大又很难把握的东西”，^③人们会不断重复使用到空间这个词语，然而一旦进行深究，却会发现这个“自明的东西”始终处于晦暗之中。空间概念的晦暗不明，并不能妨碍它在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空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的前提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而任何行为都包含着与运动和场所的关系，任何行为均具有空间性的一面。海德格尔说：“每逢一个世界，都发现属于它的空间的空间性”，“因为一切行为都意味着在某个场所”。^④长期以来，西方学界都只对时间给予了关注，认为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却把空间当作是刻板的、死寂的、僵死的、非辩证的东西。

① 《筑·居·思》，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一）下，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88页。

② 《筑·居·思》，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04页。

③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81页。

④ 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通常而言，历史指过去人类在时间中经历活动的全体，或者指对人类活动的叙说和说明。正如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所言：“历史这个词和过程，和时间是不可分的。只要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永恒的东西，或无时间性的东西，都不是历史，能让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是那些踏入时间之流的东西。”^①“历史主义”指历史是具有意义的，可以用某些法则或者规律加以解释；同时，每一种世界观也都是历史地被制约的，因而是相对于时代而言的。其对应英文词汇有“historism”和“historicism”，前者“historism”指“历史相对主义”，认为历史是具有意义的，并且是相对于时代而言的，因此是多元的。对待历史，我们应该重视或然，强调特殊。而后者“historicism”是将“历史主义”严格限定为“历史决定论”，即“历史的进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可以利用规律来解释过去，预言未来”。^②在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看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指人类社会是由低到高发展，最终到一种能够满足人类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将不再继续）主题背后就是历史决定论的思维使然。这种历史绝对论的内涵，更加强调的是对历史历时性、进程、规律、本质的把握，而忽视共时性、在场、关系的探求。这种“历史决定论等同于创造一种批判的缄默，心照不宣地将空间附丽于时间，这种时间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阐释，扰乱了理论话语的每个层面，从关于存在的最抽象的本体论概念到关于经验事件的最为具体的解释”。^③

20世纪中期以来，正是出于对理论和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当代哲学和美学领域对于时空问题倾注了明显的研究兴趣。尤其是以

① 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② 卡尔·波普尔著，何林译：《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③ 爱德华·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页。

1968年的“五月风暴”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①的立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概念和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批判的焦点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马克思批判的焦点是资本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基本矛盾——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而在现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下，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在其发达和高级阶段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矛盾。它很大程度上围绕年轻人、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贫民窟居民等边缘群体对资本主义展开价值批判和文化批判，并诉诸一种比较模糊的、更具多样性的社会理想。相应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主要围绕空间冲突、空间不公平、空间不平衡发展等的批判研究展开，并多以城市门禁社区、贫民窟、城市公共住宅等为研究对象。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理想和空间理想进行了探索，一系列关于城市和空间的论著诞生了，例如列斐伏尔提出“要寻求一种微型的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乌托邦，并欲以此来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宏观的人类解放理想”，^②以及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描绘了一个名为“埃迪里亚”（Edilia）^③的理想社会与理想空间。这些著作将城市问题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视角。马克

①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出现在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比马克思主义远为复杂的西方文化思想渊源的、形式和主题都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想。它一方面共同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西方激进理论；另一方面又深受资产阶级哲学文化主流思潮的影响，并从不同角度反映着现代西方社会现实，呈现出一种观点各异的状态。”详见周穗明：《新马克思主义百年纵横的历史总结与理论探讨——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代序）》，《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刘怀玉：《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一种后马克思的都市化乌托邦构想》，《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

③ 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思和地理学的联姻推动了英语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认识^①，尽管像索雅、格里高利、史密斯等学者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却都是直接受惠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正是源于此，彼得（R. Peet）在《当代地理思想》的扉页上专门注明“献给马克思”（For Karl Marx）的字样。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 and 再生产，空间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构成了经验现象的表征和知识系统，空间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甚至“空间”一词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以加上无限多样的前缀，从而指向不同的学科领域。丹尼尔·贝尔说：“如同时间问题（在柏格森、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成为这个世纪头几十年里主要的美学问题一样，空间的结构已经成为 20 世纪中叶文化中的主要的美学问题。”^② 这代表了一种很普遍的共识。而空间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是由于社会实践的改变，其次是理论本身的要求。20 世纪，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和艺术领域，人类都经历了空间体验的剧烈变化，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过去的空间观念和认知习惯。而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由于过去长期偏重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因此作为对这一偏向的反弹，20 世纪中期以后哲学、美学、文学、后现代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都表示出了对空间的兴趣，也就是“空间转向”（space turn）。

从学术溯源上，1974 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③ 一书，正式标志着人文社会学科

① 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以及他们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都论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的变迁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他们的这种共时性分析代表了一种空间分析的视角转换。

② 转引自戴维·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51 页。

③ 《空间的生产》的英译本迟至 1991 年才由 Donald Nicholson-Smith 翻译到英语世界，这直接影响到空间理论的被接受和发展。

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传统两分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社会空间的学说，认为社会空间与社会生产是辩证统一的，社会空间由社会生产，同时也生产社会。一方面，空间是社会过程的结果，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的。譬如水城威尼斯和托斯卡尼的发展构成。^① 每一个社会，每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与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空间。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社会力量产生发展的场所，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要素，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将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化。列斐伏尔认为我们关注的空间有物质、精神、社会三种，这三种空间在统一的批判理论诞生之前都是以孤立零散的知识形式存在，而空间的知识理应将物质的空间、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相互连接在一起。对应这三种空间，他提出超学科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这被认为是列斐伏尔在理解社会空间方面，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其一，物理的。这包括自然和宇宙；其二，精神的。这包括逻辑抽象和形式抽象；其三，社会的。就是我们关心的逻辑认识论空间、社会实践空间、感觉现象占用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

^① 列斐伏尔认为水城威尼斯的形成是一个空间的奇迹。但是，威尼斯并不是艺术作品。因为它并不是构思在先的。它诞生之初有自然和强敌的挑战，目的是促进贸易。它是诞生在大海里，但不似希腊神话中的阿芙罗蒂特是突然从大海的波涛中升腾而起，它是逐渐形成的。礁湖、湿地、沼泽上的定居空间都向海洋开放，难分难解地联系着一个更大的空间，那就是商业交换的空间，它还不是全球规模的空间，但是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航线悉已打通。威尼斯发展的另一个契机是寡头政体一以贯之的宏大规划。从最早运入礁湖泥沼的地基材料起，威尼斯的每一块工地就理所当然地被规划下来，然后便由政治首脑、支持规划的集团以及直接施工的人们，将规划变成真实。在这里，列斐伏尔分析得出这样一种关系，威尼斯空间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集体意志和集体思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各个时期的不同生产力。无论是打桩、垒石，还是构建港口基础设施和营造宫殿，它们都构成了社会劳动。因此，在水城威尼斯后面，显而易见的是潜藏着马克思所谓的“生产”。